執齋先生文集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四

說

顛隱說

顛隱子兄也兄少與予讀易青雲好三五飛步誠邪翊正呼召風雷祈禱雨暘之說已而棄去從薄宦以治陰陽者流已復棄去遯於金鷄美蓉龍溪章水之間遇異人得脩煉秘要若有契焉毎酒酣興發輒丫髻氅衣浩歌激烈所歌皆神僊事飄然有凌風騫舉之意人遂以顛隱稱之然顛非顛所以全其真隱非隱所以逸其形其顛其隱固非常情所能識也兄有儁材好奇尚誼歲甲辰洪水倉卒啓

先殯登舟驟雨中兄解衣從事予頗訝之旣卒事兄衣燥衣而予衣濡矣其臨事有智類如此丁未從先公北上舟野宿遇警兄連發數矢中其一人賊乃遁去戊辰予被錦衣逮兄一騎數千里從至京竟同載以歸其爲人如此顛邪信邪隱邪否邪莊子曰名者實之賓實邪賓邪撫其事請質於知言君子

燕泉說

天地間一氣而已靜而復動其端爲元元也者所以資始而統天也於時爲春於人爲仁而仁者爲善之長蘊於一心而有以發於諸兩間而無欠散乎群動而無遺所謂萬理

原萬物一體噫非體道者孰能識之何公子元世家郴陽郴有泉燕來而盈燕往而息故名燕泉盈以春夏息於秋冬沛然而灌溉以通寂然而渟涯以斂揆其功用寶與一元之氣相為流通宋有析樞密者為之建春和堂又為之構引春亭流觴所遺遺迹具存公所居既占其勝且顧名思義而有契焉遂以燕泉自稱人或疑其稱名之小而不知其取類於大也公與予世有斯文之契恒以言見屬茲公車馬且有行色請假燕泉之義以為公贈君子之學在有諸已而已矣誠有得焉則雞雛可以觀仁山木可以觀性梅可以察理兎可以壽卦何者而非道耶君子之仕

在適其時而已矣誠有得焉則鳳之儀麟之狩尺蠖之屈信神龍之潛見何者而非用耶嘗試與公觀於燕泉其來而盈非自盈也一元之通與萬物同其顯此造化之仁也其往而息非自息也一元之復與四時同其藏此造化之智也公學殖深矣才猷著矣位望隆矣體夫仁則可以顯其道而育萬民體夫智則可以藏其用而貞萬事然時之慘將復為舒則道之藏者將復為顯斯不亦燕泉名外之微義乎既以復於公又從而申之曰投以木桃報以瓊瑤公將何以處我

名三子說

字之名三子也以心若人身之主萬化所從出也故皆取於心以名之長曰懲次曰懿又次曰愆懲者常也人之生必有常理仁義禮智是人所秉之常也故字懲曰秉卿懿者誠也人道莫要於誠不誠無物忠信篤敬所以致其誠也故字懿曰致卿愆者過也人非聖人不能無過過則必改改則復於無過懲忿窒慾矯輕警惰皆所以改其過也故字愆曰改卿詩云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懲乎當知其所秉也中庸曰其次致曲曲能有誠懿乎當勉其所致也易曰不遠復子曰過則勿憚改愆乎當勇於改過過而能改斯可以為君子矣三者雖殊而義實相須缺一不可也易

哉三子尚相觀以成其德哉

尊德性道問學說

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朱子集註分存心致知而不言力行學者疑之吳氏曰尊德性之事一而道問學之事八然不應盡乎道之大小者如是之偏也史氏曰廣大高明溫故篤厚皆存心之事也精微知新致知之事而中庸崇禮力行之事也又不應存心如是之詳而知行如是之簡也竊嘗熟復其義而妄言之尊德性蓋所以存心而極道體之大道問學則所以致知力行以盡乎道體之小然心者

所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致知力行豈能外於心哉是故不以私意蔽其心之廣大而察於精微即其已知涵泳於心而知其新者此皆存心以致其知也不以私欲累其心之高明而道乎中庸即其已能敦篤於心而謹於節文此皆存心以力於行也合而言之則存心之功無往不存分而言之則致知力行之功井然不紊蓋尊德性之事一敬之外無所致力而常行於道問學之中尊德性而不由問學則流於空寂道問學而不本於德性則陷於支離故朱子嘗曰存心於齋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又曰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故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存心致

知力行朱子固未嘗偏廢也豈於是而忽之邪直以中庸敦厚之為力行也人必知之而廣大高明之為存心人未必察也故以其舊言之然即所謂處事已能之云觀之則以中庸敦厚崇禮為力行者固朱子之意也

先天圖說

邵子曰先天學心法也圖皆從中起

愚按圖從中起原於橫圖橫圖一陰一陽之上各加以一陰一陽三畫而成八卦所謂八卦成列是已八卦之上各加八卦六畫而成六十四卦所謂因而重之是已其序始乾終坤而震巽居其中然陰陽不起於乾坤而起於震巽

者陰陽之初也由震巽而坎離坎離者陰陽之中也由坎離而艮兌艮兌者陰陽之末也由艮兌而乾坤乾坤者陰陽之全也圖起於中實原於此自横圖觀之雖見其卦爻生成之序而無以見其造化對待流行之妙故即横圖之兩儀中分之以為員圖乾位於北而陽儀之三十二卦順布于左坤位于南而陰儀之三十二卦逆布于右以震接坤由離兌以至於乾則震起子中而一陽之復二陽之臨三陽之泰四陽之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以次而長矣以巽接乾由艮坎以至於坤則巽起午中而一陰之姤二陰之遯三陰之否四陰之觀五陰之剥六陰之坤以漸而消

矣此員圖之起於中也又即橫圖之八卦重累之以爲方
圖置乾於北置坤於南六子從之縱橫皆八而震巽又適
居其中焉於是起於震巽互爲恒益錯綜觀之皆震巽也
次之以離坎二濟繼之以艮兌咸損終之以乾坤否泰而
卦之相屬者無適不同此方圖之起於中也員圖象天主
於動而流行之中有定體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
相薄水火不相射方圖象地主於静而對待之中有妙用
故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
兌以説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然皆原於橫圖故所謂八
卦相錯所謂易逆數者匪直員圖爲然方圖亦無不然也

或曰圖從中起朱子專言員圖陳氏胡氏兼言方圖今又以横圖言之無乃非其旨歟曰書不盡言圖不盡意以理之無窮也不然何以河圖之外有洛書先天之外又有後天耶

後天圖說

仁山金先生曰文王探河圖生成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震木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體也則間金火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

則地四之兌居西至於金則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則乾坤艮巽皆土位也節文火金木相克坤在其間則相生水雖生木然木之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兼坎水以生木乾牡金也爲父以資水之生巽陰木也爲母以資火之生玉讀易而竊疑後天之卦如五行之說當矣然震之爲木兌之爲金似反因卦位而取之也然謂卦象無與於五行則水火之字蓋因☲☵而成謂卦位無與於八方則巳申之字蓋因巽坤而得是必有後天奉天先天不違之妙顧愚何足以知之惟邵子所論陰陽之交朱子所述老少之用最爲明白而愚亦竊推廣之蓋先天體也立其常而

後天用也通其變自先天而變乾退乎西北坤退乎西南如常居則父母爲尊臨事則父母已老而不用也乾坤不用六子當以次而用坎中男也離中女也壯而用事故進而處乾坤之位震長男也巽長女也長當處乎先故位之東南東南長養之始也艮少男也兌少女也少當處乎後而成乎終故兌位之西艮位之東北西者後也東北者成乎終也陽處東北陰處西南男女各爲序而父母不與焉乾坤釋其位也震巽相從也坎離配合也兌艮待而行也老少之義其盡之矣又以卦義言之震有出之義故帝出乎震而居東兌有說之義故說乎兌而居西巽之齊離之

明坤之養乾之戰坎陷也故有勞之義艮止也故有成之
義終則始矣故艮之後繼之震此流行之序以卦義而言
之也合邵朱仁山之說後天之義庶其得之
文王之易見於繫辭啓蒙者二其一曰乾天也故稱乎父
坤地也故稱乎母震一索而得男故謂之長男巽一索而
得女故謂之長女坎再索而得男故謂之中男離再索而
得女故謂之中女艮三索而得男故謂之少男兌三索而
得女故謂之少女朱子以爲乾坤三索而得六男自是文
王底道理則以二老六少言後天卦序者固文王之意也
其一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乎兌戰

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朱子以爲文王八卦不取卦畫只取卦名如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爲次則以卦義言文王卦位者因朱子之意也

員圖方位說

員圖覩乎横圖而實造化之自然以畫言之乾坤陰陽之純故居南北坎離陰陽之交故居東西震陽始生而陰始消故居東北巽陰始生而陽始消故居西南兌陽始長而陰將盡故居東南艮陰始長而陽將盡故居西北以象言之天位乎上地位乎下火發於東而日出於卯水源於申而月生於庚山阻於西北澤鍾於東南風起於西南雷起

於東北天積陽也地積陰也日月水火陰陽之精也雷陽也出於地風陰也行於天山剛也地之所隆澤柔也天之所隆先天圓圖之義斯畧可觀矣

天道南陽明而主暑北陰晦而主寒員圖象天故乾陽在南坤陰在北猶日月之常麗於南冰雪之常積於北也地勢西北高而多山東南下而多水方圖法地故乾陽起於西北坤陰盡於東南亦猶崑崙之起於西北尾閭之歸於東南也

卦變圖說

卦變有二其一蓍卦之變用九用六之姤之復是已自乾

坤至於恒益凡三十二圖反覆爲六十四大傳所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此聖人所以作易與神物前民用之本舍是則易之用有不行矣其一卦畫之變剛上柔下剛來而得中柔進而應乾之類是已自一陽一陰至於五陽五陰凡五圖大傳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以爲典要惟變所適此聖人作易所以觀象係辭之一端舍是則易之義有不明矣二圖易之精蘊前圖載於啓蒙後圖載於大全學者宜詳考焉

卦變說

夫子彖傳以剛柔上下進退而言者十有八卦程傳以卦變釋之者訟隨蠱賁咸恒渙七卦本義以卦變釋之者增泰否噬嗑無妄大畜睽蹇解升鼎漸十有一卦程子變以乾坤故非三爻不能變朱子變以奇偶故凡一爻無不可變觀夫大傳所謂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則朱子之變尤為有據但渙卦之義不能如程傳之精蓋朱子專主於變故謂六二得九之位而上同於四若以大畜尚賢之義例之歸之卦體則六四之柔得位於外而上同於五正與程傳同而其義亦無不通矣

保齋先生主程傳以為與大傳乾之相索者同愚未悟容

考之

師路說

人之材不齊或剛而過或柔而不及學之道無他裁其過補其不及納之大和要之至中而已昔在孔門英俊雲集冉有季路蓋傑然者然冉有之才近柔仕季氏則附益之旅泰山則弗能救所謂不及者非歟季路之才剛諾則不宿行則惟恐弗給所謂過者非歟故夫子之教同一聞斯行之而答之不同以季路之不可許冉求之可而曰未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嗚呼聖人之教之妙其至矣乎今夫東海之水其寒可氷紅爐之然其烈可燎是二者

俱過也然酌東海之水就紅爐之然則凍者可釋氷者可湯寒者可熱而有中和之用冉有水也季路然也故季路之剛在季路則過加諸冉有之弱則可以濟其不及而爲中和之歸使求能之則冉其顏矣然則由百世之下鑒百世之上所以自治之道雖夫子復作何以異於斯玉生而弱又不能强以學問之功心非不純而不能持行非不滅而不能果天理非不明而不能不爲私意之奪視昔人雖無足比獨其弱有過於冉有而其强有甚不及子路焉者歲月因循浸成荒落惕然警懼思所更張於是孔門觀法私淑聖訓竊子路之果濟冉求之不及作師路說以自厲

濟其至銳淬以大剛鍛其至圓鉅以大方逞逞遐眡此其周行揚揚入室此其升堂尚無迷於中正以觀厥成

靜專說

予少讀小學則聞靜學之說竊疑學兼動靜豈徒靜而已乎及長體驗稍深然後知學之果根於靜也人之一心酬酢萬變由靜而制夫動者有矣未有不靜而能制夫動者也不觀諸水乎方其靜也含天光鑒毛髮及其動也雲紛露滃日月爲之播蕩而山岳爲之動搖豈非靜者定而動者擾定者明而擾者昏乎故學貴乎靜靜則定定則明明則可以察六藝之精微參兩間之妙用此濂溪所謂主靜

靜而無靜者非異端虛寂之說也然今之學者以轇轇轕轕之地欲求其靜豈可得乎故學貴乎靜靜貴乎專專者靜之所由靜也劉生君賓自石城來學萬安庶幾可謂專者昔康節學于百原冬不爐夏不扇范希文與其友學於山中斷虀畫粥家書不啓其專如此故康節之學大成而希文之勳庸遠著君賓勉乎哉歸而反之心身究之經史達之事爲殆必有過人者矣故著其說以贈

草窓說

蕭君漢構藏脩之所題曰草窓屬予言暢其義余與君鄉也雖未嘗持樽酒携束書相往來以對君之窓然草之爲

物則知之素矣當夫玄冬沍寒凝春於根三陽既信幽遂
以出芽者枝者葉者華者茁然油然蓊然的然披風灑雨
生意莫過是可以觀造化之仁百卉既春爭妍取寵而獨
謝紛華甘於清素以逃乎市城以放於山水以遂以茂以
狎隱逸以貢風月蒼翠之色晚而不渝是可見幽貞之節
知是疑憮於用而其材乃萬於卉者可以織可以藥可藉
可覆可紉可佩維其以之靡不宜之是可以見不器之用
仁以契乎天節以貞夫已用以澤於物草之義其大矣哉
蕭君明經以窮理爲學以淸素爲質以仕進爲志體乎仁
厲其節致其用不在於蕭君乎昔濂溪先生窗前草不除

問之曰與自家意思一般蕭君殆聞濂溪之風而興起者乎嗚呼遠矣余頗從蕭君披太極執易通試相與求之眾何如也易曰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維草以之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維君以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惟予以之作草窓說

議

律議

近者法家於同居卑幼行强竊盜者悟坐以私擅用財他人減等之律竊以為誤矣按律若同居卑幼將引他人盜己家財物者卑幼以私擅用財物論加二等罪止杖一百他

人減凡盜一等免刺不言強而言免刺專指竊盜而言也
或者因此條不言強盜遂欲以凡盜之盜兼強盜之盜此
甚不然考之上文各居親屬相盜旣言減等免刺而又別
言若行強盜則所謂免刺之盜不兼強盜而言也而此同
居相引之盜欲兼強盜可乎果兼強盜則所謂免刺者安
所指乎且將引云者蓋以卑幼同居所引者得以盜竊爲
盜耶豈強盜之謂乎或者又因下文有殺傷者乃坐強盜
遂以爲無殺傷者不當坐以強盜此又不然蓋強盜之爲
強盜不在殺傷如強盜條下不言殺傷而竊盜臨時之下
乃言殺傷則此所謂殺傷者正指竊盜而言不然何以有

不知情所謂不知情者蓋亦指竊盜而言爾及査名例律犯罪首從各別者依本律首從論註云如卑幼引他人盜巳家財物二十貫卑幼以私擅用財加二等笞四十外人依凡盜爲從論杖七十專指竊盜而言也安可引之以斷强盜之獄乎然則本條不言强盜何耶律文宏奥詳畧相因强盜竊盜自有明條此特以親屬相盜而言蓋補其所未足而巳言者不言也且如各居者言尊長而不言凡人同居者言他人不言尊長蓋同居卽尊長之財豈可言盜各居者則非其財矣故雖尊長亦以盜言然行强盜則各減等存其分也其不言他人者自各有本律可坐故也至

若同冶卑幼將引他人盜巳家財物其情可恕故其罪昊減而所將引之他人亦減原其情也其不言强盜者亦自有本律可坐故也然則行强盜者他人果不減耶曰不減竊盜分首從以將引者爲首故他人以爲從而減强盜不分首從他人何由而減且他人非親屬非尊長又非同居之人各居卑幼且以凡人論豈他人不以常人論乎如歐期親尊長條下註云若與外人謀故殺親屬者外人造意下手從而加功不加功自依凡人律科罪謀殺卑幼者外人不以尊長而減則强盜不減亦可見矣然則同居卑幼果亦不減耶曰不可減蓋親屬之義財物輕而倫理重故

竊盜之罪可減而强盜之罪不可減至於同居則其相親尤非各居者可比各居卑幼且不可以强盜凡尊長豈同居卑幼可以强盜而凡尊長乎又如恐嚇取財條下卑幼犯尊長以凡人論恐嚇之律不以同居而減則强盜不得減亦可見矣然則同居卑幼之行强盜者曰何以坐之曰盜財之事雖輕而犯論之情則重雖無殺傷較之毆迫父兄者尤為可惡蓋人倫之大變王法所不容雖律所未該固宜參酌事情比依奏

請務致于刑之中以懲姦宄若泥於文必以凡盜而兼强盜則下文奴婢雇工人之盜亦言減凡盜一等免刺果亦

無强盜否乎況今天下盜賊繁滋禁以止禁猶懼弗止若此律一條則子可犯其親姪可犯其叔弟可犯其兄奴婢可犯其主姦宄相誘以蔽其罪强暴肆然於天下而無所忌憚矣豈明刑弼教之意哉故詳著之俾司刑者有所擇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四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五

書

奉于靜張先生

拜違函丈忽不知其幾年矣山斗之慕無間斯須第音問久疎未審近來動履何似然易爻有之視履考祥其旋元吉則先生之獲福於天不問可知矣頤如生葷資質昏蒙工夫疎畧言嘐嘐而行不掩志亹亹而力不迨視世俗事瑣瑣如不屑爲不知百事之無成求古人於今人而人鮮與之合慨然有意於聖賢之學而歲月之逝則多矣人皆指爲迂濶繼以譏誚而生尚蒙然其未悟也然竊聞之孟

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聞之朱子曰學上可以得中學中則無所駐足矣生將居之不疑爲之不倦而窮鄉僻士不得大人君子爲之就正故敢因問安之餘而贅其請惟先生不拒而進教之幸甚

奉憲副俞公書

生少疎闊讀孔孟書遂以爲聖賢可學而至稍長慕行道然後强勉而習於辭章又以好之非其所學學之非其所好是以學久而道不成年壯而志愈堅欲以是求之於鄉黨儕類且不可得而況於達人君子乎執事邦家之柱石士類之山斗德重而勢輕位高而心下顧如生者亦不鄙

而與進之未識面嘗賜之以言語而教之以禮矣而請益又賜之文辭以勗其不逮嗚呼求之尋常不可得而得之望外雖不敢謂知己敢不謂知己哉伏竊念古豪傑之士其未遇固必有德位聞望之士以爲之先其既達亦必有愽雅才智之士以爲之後若韓信之於蕭何柬之之於仁傑程子之於楊謝歐陽之於曾蘇然皆瓌偉傑特拔類非常之士今以昏弱庸陋而欲冀望於稀濶之間蓋亦難矣雖然事固有屈於前而伸於後者太公棄於妻而遇於周蘇秦辱於嫂而重於六國豈獨愚於前而智於後哉誠以處困者難爲智際會者易爲功故以管仲霸國之才而謀

事屢窮孟明敗軍之餘再戰而克然則丕信者勢也用舍者時也窮通者命也但當勉於學問使窮而在下有以勵其志節達而在上有以繼其事功斯可矣自餘非人所能爲則固非人之所能料也越石父有言士信於知已者而詘於不知已者是故鹽車之馬仰伯樂而長鳴流水之音遇鍾期而獨奏往斐之言惟執事恕而察之幸甚

奉蔡虛齋先生

竊聞古之君子非其士之難也成其道之難也生少讀書竊有志於道而因循偷惰[illegible]以近者鄉薦而來會禮部試不偶不知者以爲不幸而不知其幸之至也何者天

之於人欲成就之則必摧挫拂鬱蹙其小以需其大人之志於大也則必奮發堅定持之以久而無急於近功不觀之木乎拱把尋丈俱可用也而其用小矣惟夫飽霜雪歷歲年匠石過之而不逢萬牛挽之而不動夫然後下雲霄蔽日月斲之可以棟廊廟刳之可以航百川是抑之於前所以伸之於後也伊尹之道囂樂於三聘之先尚父之功寔成於屢逐之後甘羅終軍之徒宜乎陋矣孔門漆雕開之才非不可仕也然使之仕則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其所謂斯者何居而所謂信者果何如邪蓋必見之明養之深所期之大所造之遠豈若子路行行者然哉强其不知爲

知既以自賊又以賊夫人之子此夫子所以惡子路而喜開也玉之視開亦又遠矣不學而仕得無踵子羔之失乎乃今而得謝乙榜居大學遊京師親炙賢士大夫以成其道可不謂幸歟執事之名生欽之素矣茲又獲覩盛德於下風溫乎如玉之潤也恢乎如海之納也藹藹乎如春風之著於物也所謂賢士大夫可親炙以成其道非執事而誰然邅回門墻久不敢晉謁誠以奉教之日淺不敢若是率然也乃辱枉顧若將忘其不肖而樂成就之是敢掃門下奉書以通其狂妄夫仕之於道猶飲之資乎水也師之於學猶汲之資乎綆也孔子曰學而優則仕又曰不憤不

啓不悱不發王既憤悱矣經傳之微言文章之精義身心之要政事之詳謹滌心以聽倘幸而與進之請得以三隅反也

奉蔣內翰敬之

生少妄甚讀書知章句慨然以古人自期作爲文章譏誚吳許鄙薄漢唐人遂以强生目之既長知學之有仕也始折節就科舉不量其才以枉其性是故悠謬蹇陋久詘弗信雖一忝鄉薦而又黜於春官分也不敢以怨第念居鄉校時聞朝廷之上有丘老先生道德爲天下師門下蔣內翰聰明博雅爲一時之秀固已竊窺斗山而今敗北之餘

其何以見則又念曰敗北之人宜見外於常人不宜自外於君子黽勉一見安知君子不悼其屈而與之進然老尤生勢分崇嚴不可徑造門下獨執事稍可扳援於是纓冠跋履趨就下風一見之間賞之以公言激之以高論然後知君子果能悼其屈而與之進也嗟夫如主者亦何足悼其屈而與之進哉自里選廢而科舉興高才疾足之登津要者固多老師宿儒蹉跎遅暮者蓋亦不少韓愈猶不中宏詞李旴江不知孟子宋潜溪不登甲科楊東里不由鄉貢此其人何如而况如主者哉且稱信者數用合者時遇不遇者命與不與者人桃李春華松栢晚翠其生殊也詳

不可以柱車馬不可以守閭其用殊也籍脂不穀即且甘帶所好者殊也登山而採玉入海而求珠所取者殊也其間彼巳參差低昂衡縱蓋從古然矣而況於今乎是故荀卿窮而著書蘇秦困而力學顏淵陋巷為百世師孔子布衣賢於堯舜伊尹耕傅說築呂尚漁膠鬲賈管仲囚由余虜甯戚飯牛百里奚自鬻或屈於前或信於後或建功於當時或垂名於後世然彼皆出類拔萃才知聖賢之人矣豈庸劣猥瑣頹靡不振者所可企及第君子悼其屈而與之進則亦不能不為之激昂爾迅雷震而百蟄開春陽噓而群枯茁氣感之矣故將卒業南雍晉其未至厤幾剏異

下阿蒙之目收孟明再戰之功大者希一官以裨
聖德次者假一邑以澤斯民都不可展猶將脩辭植行以
教一鄉決不敢迂僻苟賤知苟卿蘇秦之爲以貽知己者
之玷越石父有云士詘於不知己者而信於知己者故縷
縷不知所止惟執事裁擇

奉虚齋先生書

玉自先府君謫有知契未第時亦嘗奉書下風雖不獲久
承謦欬而傾慕之心固未始一日替尋屬内臺又辱手教
所以勉進不及到之遠大者曼非尋常屬執事南歸不及
奉謝玆者起墨鼎辱臨敝省董學校之政以玉夙昔願學

之心而揆諸敝省士子以執事曩昔欲敎之意而施諸王之黨友弟昆王雖不獲覩與成就而所成就者多矣王又何幸如之竊嘗以爲斯道之所由興莫先於學校而有司刑政不與焉今世徒尚文詞而不考其志行士習之未盡善良有由然哉惟執事道明而德脩身今而志古振起學校一挽斯世而納諸三代非執事將疇望焉敝邑雖小人材不多而士習頗厚王雖學校八年士習之相處無歆食之燕無謔浪之語中間亦頗有能以古道自勵者王去學校又十有五年矣不知比竟何如竊恐通敏者或進而老成者或沮將無以興起古道而隆士習也惟執事一留意

爲幸甚玉巡恒山已逾半期雖公事無敢鈌而志不獲從行當得代請告而歸青原白鹿章貢之間必能終奉欵啟以卒素願也

奉鶖湖費先生

玉始聞執事引歸甚喜已而又聞執事有鬱攸之變甚異迨今則釋然矣盖人事損益相爲乘除執事弱冠首甲科青年躋黄閣不少損之何以致益于後故水必阨於灘石有所洄洑而後其流長木必摧於風霜有所彫落而後其材碩則今之齬齟焚燎皆執事期順台鼎之資也柳下惠不黜何以來仲尼之稱王公參元不火何以來宗元之賀此

玉之始而喜中而疑而終以釋然也道遠稽於奉書俶辱遠惠豈勝愧荷即辰伏想尊候佳勝春山白雲最爲可樂惟若時少損以願景福幸甚秋間當請逹寧容專人奉候

回泰和陸大尹震

朝天書最尚稽趨賀辱專价遠賜翰儀豈勝愧感生荒廢之餘誤蒙起用枯木朽枝豈足以承雨露執事高材博識持以精强之志施之有政如雷動風行疲民沾之如槁壤之望時雨一邑且然況天下乎承示弭盗事宜悉中民隱其末選將之謀借兵之慮尤爲深切第禦撲之策尚有啓其端而未竟其說者豈將有俟乎敝邑流冦之慘振古所

無然皆傜峒田野無知之徒雖韃㽞奴隷可以制之然而
出沒數千里往復數十日竟無一人敢呵之者則公法之
縱武備之弛不言可知矣夫以天下之大人民之衆豈誠
難爲哉直憚其難而弗爲爾苟憚其難則其勢將有愈難
者漢唐之季秦新隋元是已此尤明識者所宜深慮也方
今之計患在武弁世襲戎籍空虛守令權輕教養不素盜
發之例重隱蔽之罪輕進則有死而無功退則有生而無
罪夫何怪乎盜發而莫之聞盜聞而莫之禦也竊欲各邑
皆脩城池各鄉皆團保中多募精銳者在官教習一聞有
警師之策應然勦捕之方擣其巢不若伺其出攻其銳不

若要其歸如近日弊邑之寇若鄰邑出千數人兼同居民團結左右制其虜掠商贑仍出數千人截其歸路堅壁清野激其飢疲其勢必獲生回也饑舟貴邑亦頗有救災卹鄰之望而當道莫爲之主遂使豺狼愈肆所至宿留流血成川積骸成阜城邑丘井蕩然一空悠悠蒼天婉婉赤子果何辜而至此哉生少喜談兵更事來自知迂儒捫舌久矣茲者云云亦聊發其憤懣而已仰惟執事隣邑賢侯目此創殘必能軫念嘉謨善政切冀波及以安餘生然後一殄凶邪以固國本使歸草草奉復尚容面布不宣

東陳文明

昨承諭胡兄世臣所志私心躍然喜以吾黨之有人也然竊有所懷不敢隱默在易之夬揚于王庭在夬之初不勝為咎時也入仕之始如婦初來雖有所見且須從容熟復深究其實而匡維之亟亟於言則將駭於視聽而難乎行如賈誼高才慟哭漢廷東坡猶以為過言之難也如此語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已也豈不信哉王少也志銳亦若胡兄今日然見少不平輒憤悱如鯁欲吐更事來見好言者晚節多不自全始用懲艾方將致力本原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必期於充而用之淵源深者其流漫培植深者其實堅先春而雷其聲不

雲方晨而雨其勢不長天下之事紛如蝟毛王非恐一發之難恐發之難繼非謂終不發正欲養其所發爾昌黎云惟善人能受盡言幸以意達之不具

奉薦黃門文明

天地間英傑之氣鍾之於人蘊之為德發之為事功其積之盛窒之而愈深抑之而愈厲則溢而泄諸言語筆札之間有不可遏者故源深則流長膏沃則光燁杞梓之幹必干雲霄干莫之光必射斗牛其積者然也太史公之文李翰林之詩張長史之書古所謂傑然者人徒見其馳騁翕藏固自有莫測者也太史公好遊有奇氣以直言忤天子

固豪傑之士李翰林雖他無可見觀其辱高力士若婢子然此其胸中蓋必有浩然者惟長史不可知然即其書以求其人蓋倜儻之士韓昌黎稱爲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則旭之能書固非苟然也見今世多尚王右軍書其典則遒麗信不可及然謂之善書則可謂之有所積則未也何則彼固習而能耳若長史之書得之心而應之手若馬之超群金之躍冶此豈積習然哉故愚雖不知長史而竊以爲倜儻之士蓋英雄之氣鍾之於人有諸中必形諸外未有無其實而能然者也執齋聰明特達儒雅而有文謨猷在

朝廷文章在天下入爲司諫以言不容出治遐陬輒居治最此其人固可知而其餘泄諸筆札者又有長史風因字以求乎人固可知其英傑之氣因人以求乎字又可知其馳騁之雄故愚雖不獲一拜執事以覩飛翰之妙而切信之久矣茲騶從幸出敝邑輒敢膚緣世契掃門下求一奉誨言并述愚見爲書以見愚之急於一見者非直筆札之間盖英傑之氣之所寓也

書示法卿

辱吾姪意甚厚憂欲有所言營度再四切切猴吻間竟不能吐非吾姪不能聽直王儒故爾聊托之楮頴人之性各

有所偏知其偏而矯之學之道也學於孔門者七十子才非不高惟顏子最醇其克已不貳之功矯之亦至矣次若曾子之魯其偏尤甚然卒齊顏子以傳聖人之道則矯其偏之效不可誣也王之性最偏行隋而言浮心志煩陋恒欲矯之未能竊意吾姪殆亦有類之者人之偏已不知而人知之鑒貌者必以鏡考木者必以繩王之偏王知之而人莫以告則是君子絕之也豈懍然恐自蹈於小人之歸故竊有意於吾姪竊聞之宗黨親戚朋友皆以為吾姪資性甚高第處已或險或夷接人或謙或肆遇事或剛或柔發言或訒或易舉不能無少偏者夫矢之發於機此偏毫

髮爾及其至也奚啻千里之遠以吾姪之明豈不能審諸此意者急於學問過於思索而勞其心乎心者一身之主而理之鑒也心有不存則聽不聞視不見猶無柁之舟茫乎不知所屆心存矣而理弗明猶秤之無星尺之無寸求無失於輕重長短之間亦難矣故願詘思慮之過厚存養之原平其心揆諸理覺有所偏即矯而納之大中人患無志以吾姪勉之其於進也何有區區瞽言誠所謂同浴譏躶然非相厚孰肯舍奕奕語笑而爲是拂逆乎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惟吾姪諒察

啓

奉總督彭公啓

伏以九五飛龍徵大人之利見中孚鳴鶴著君子之同心雲雷既藉於經綸桃李宜資於培植茲惟執事洮北名家隴西世冑丹書紫劵湛恩出自兜牟華閥朱門凝香生於棨戟惟有是祖德宗功之盛固宜其文事武備之兼謟謝砌之芝蘭錫舜郊之麟鳳菁莪樂育探四聖而造精微黃甲蜚英歷

三朝而躋華要司刑明允治郡循良佐藩而懋著旬宣長憲而堅持風采廉明匪滓水壺玉鑑懸清秋敏斷無前快刀長戟森相尚刑賞得忠厚之至文章發政事之精衆望

被綸

帝心簡在旁冠增聳由外臬而晉中丞龍節再頒自遂陽
而發貞定盤錯以變生幾甸盜美潢池始跳梁於山之東西
縱橫於河之南北文既漸於厝火武未競於揚戈列郡
土崩奉頭顱而鼠竄群生糜爛恣血肉於狼餐怨薄蒼穹
怒形冊衆顧惟中州之地宜專外閫之權歷選群僚遂登
元老沛
天恩之汪濊儼畫接之殷勤仗鉞臨戎詩咏仲山之德運
籌決勝傳稱先軫之謀主將則裴度之贊韓洪列校則曹
參之從韓信貔貅百萬選其醜於三遂驛牝三千萃其良

於八郡威聲先播賊勢已披一殄於西平再殲於洛汭申嚴號令三軍之旗幟皆新分布師徒四境之絃歌自若元兇慘怛餘黨驚離詭隨者束手以就擒桀驁者横刀而被戮嵩行霍峴横玉塞以消兵河洛汝淮挽銀河而洗甲乾坤清泰日月晶明雖暫焉借寇以南行蓋不日奏勳而北上鳳凰城蟬聯金紫位望推隆麒麟閣燿爛丹青勲名借重玉天資固陋學識空疎偶厠迹於儒宫遂竊名於仕版黔驢末伎能忘忖已之心倉鼠何功尚忝教人之職靈徒傚於鞶硯頦有靦於門墻毋懷投劾而求歸部敢隨行而肩進往者叨持憲節幸接英標入上蔡之公庭咸容自肅

望紫芝之眉宇鄙吝俱消豈必求諸簿書期會之間蓋已得諸道德功言之表所慚謭薄未效明揚亟辱高明特循雅素台階寄謁畧勢分之崇嚴雲翰下頒極揄揚於猥瑣寵踰華衮美溢瓊琚豈臭味之能投蓋謙光之下逮求懽爲好莫罄名言尚期與德配臯夔功施宗社萬邦爲憲願從張仲以陪吉甫之遊三壽作朋庸效奚斯而致魯公之頌臨楮兢惕伏惟尊照爲榮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五

檄

討寧庶人檄

仰惟我國家
祖宗創業百五十餘年紀綱法度昭于海宇深德厚澤洽于人心
皇上富於春秋天姿英發比雖劉瑾竊政旋就誅夷安化劉六等造釁亦皆殄滅行當政理日新
皇圖愈固不意寧藩自作不靖謂人心可以賄得謂天命可以倖干戕害撫臣攻掠郡邑佚伶宦為心膂鴆盜賊為

爪牙其餘烏合之徒悉皆脅從或殺其父而驅其子或掠
其舟而縶其人凡在遭逢豈勝荼毒且爲宗室者豈可不
思鍾陵石城之羞爲護衛者豈可不知戴宣梁安之憐御
史范輅副使胡世寧之枉何由而伸生員康釗民人魏志
華等之冤何由而雪使其得志禍豈容言今者旣不容於
江西復見挫於安慶鯨鯢授首梟獍寒心卽人事之從違
見天心之予奪凡我臣民居其位者宜思所戴之天食其
粟者當知所生之地同興義旅以殄逆徒嗚呼卽墨齊民
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毋惑流言
自貽顯戮及照被驅之人事雖可罪情亦可原昔不異其

自新之路何以稱仁義之師爲此合出檄文通行曉諭官吏軍民人等但能舉義興師即當保奏擒斬首惡及諸逆黨自有賞格宗室可襲正王餘人定封侯爵護衛者當思轉禍之機受害者宜乘報怨之勢雖係助惡同謀亦許立功除罪其諸解散之人所在官司審非奸細即便釋放敢有貪功妄殺非惟天理不容訪出定坐以故殺重罪决不食言須至檄者

題跋

恭題

賜書月朗風清下方

月朗風清者
興獻帝所書
今上皇帝之所賜也時衆臣所
賜人各不同而臣王得此四字竊有幸焉歸而新樓適成
謹摹刻揭之楣端以侈
上賜拜手稽首書其下方曰天地間至清者莫如風至明
者莫如月是氣運於上爲高明凝於下爲清淑鍾於物則
爲秀爲靈充於家則爲慈爲孝爲友爲別達於天下則爲
清穆爲休明此月朗風清言外之微旨也先儒形容有道
者氣象則曰光風霽月道其學之所自得則曰吟風弄月

云歸臣玉不佞詎足以語此然斯樓者

制書所藏技出塵表與風月為隣玉每謝客省愆其中俯

瞻

宸翰儼然

帝臨之在上也書曰顧諟天之明命易曰雖無師保如臨

父母臣雖衰朽敢不惕心勵行拓氣禀之拘屏物欲之擾

致其清明以求無負於

聖訓之萬一哉且將傳之永永俾為子孫者弗替引之庶

則清明其躬違則清明于世庶幾圖報稱於無窮也

跋舊作詠古詩

此詩王未冠時所作人争誹笑之予友黎仁典亦以為過
仁典從白沙先生歸然後見信而丘先生世史所編亦頗
與王合但王因吳以甚許丘先生即許以甚矣則亦有未
同者以今觀之魯齋在元域中其仕若深不得已而又頗
有濟時之功若草廬則生宋時亦早登其鄉貢出而仕元
又未見其道之行較之魯齋尤不若不仕之為愈也元取
輕南人廷議盡驅以出凡所下制書皆以番僧所製字書
之而其他夷俗不革者尤多使孔孟程朱當其時必不仕
二公皆大儒出處宜以道為重非他才智隨時以就功名
者比故敢犯不韙而責備之非薄二公也

題性理群書句解

是篇熊鰲峯所緝以河圖洛書先天太極圖置詩文之後又以皇極經世正家置通書之前失其序矣且所緝詩文亦多失之泛不能如吳思菴所緝之精第思菴所緝又失之畧如近思録刪去太極圖說西銘失其本矣且是編以性理群書名則河圖洛書先天太極圖亦豈可缺哉有志於學者宜審而録之

姚樞碑跋

元入中國肆虎狼之威殺人如草菅其視儒者之道不啻猿猱衣縫掖有不裂焉幸矣樞生其時能持不殺之說務

迪世祖遂使凶戾之性化而為仁則民生所以不滅者樞之力也而又活趙氏復於鋒溺之餘因其書以啓許衡倡明斯道使氊裘之俗變而知禮則斯文之所以不墜者又樞之力也故陳治道定條格詳禮儀不足為樞之才辯文統之姦料李壇之敗不足為樞之智與屯田薦伯顏以取江南不足為樞之功其大者在救生民扶斯道之二者合是二者而毛舉其微豈足以知樞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予於樞亦云

書淮陰侯廟碑記

淮陰侯廟記援綱目書法明侯之心蓋書殺而不法其爵

皆無罪之詞也而又引康節先生詩所謂韓信事劉元不叛及韓魏公詩所謂家人告變安知實者以證之無繇矣王少讀綱目亦頗得其二事綱目於陳豨之反言豨多賓客帝遣人按之諸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遂反其於家人告變之言僅載於呂后殺侯之下可見豨之反無與於侯侯之死后因誣以成之也或曰侯之死帝蓋有心家人弟之誣后使之也不然侯之功大矣一家人弟之言豈足為信侯既就執后胡不械以俟帝歸少加詰訊而遽赫然以赤其族邪噫負功責報侯固常人之心忌其能而致之死帝誠忍人矣哉抑侯在三代下人才最優其策劉項擬

秦魏趙代燕齊姑置勿論觀其解縛以師左車出胯下而不怒拒武涉蒯通之言固已寢躡禹請袂揮操懿使少聞道殆將邁跡孔明追蹤尚父矣惜時無眞儒啓迪之遂昧知幾以蹈不知止之禍此君子不能不爲侯惜且爲漢惜而又爲千萬世惜也

正德丙寅秋玉以巡歷道經壓泉祠下顧瞻陳迹感慨之因次韻靜修先生二章倂述此以附碑陰

跋三事堂記

潘孔脩令長樂扁三事堂且爲之記盛言清愼勤之功終篇戒其過若曰清毋至於忤人愼毋至於泥法勤毋至於

戒人乎竊以爲三者無過清所當清慎所當慎勤所當勤則夷齊之餓于首陽曾子之戰戰兢兢臨深履薄大禹之胼手胝足三過其門而不入皆理之當然非過也惟夫清而激慎而葸勤而煩斯誠過矣然亦豈必預防之哉要在明理盡其當然者而已既書其後且以自警云

竹亭詩卷跋

方伯胡先生竹亭之卷幾盈牛腰序記如渭川之植蔚然繁陰詩歌如嶰谷之音鏘然父泰先生固無慚於此君此卷亦無慚於此卷矣而玉淑寥寥短章濫竽其末將無慚於蒹葭之倚玉乎紙有羸書此塞白

題贈李風水詩後論怪穴

曩有李風水者健于談雖龍法頗詳而穴法甚疎故予語之曰識龍而又識穴識穴而又識其所遊之矣按龍法見撼龍王髓經穴法見三寶經諸書爲詳惟怪穴鮮傳亦頗見於俯察要覽其法有五曰騎形曰剪穴曰開孤曰截蕩曰坐天罡大率五星之變爾五星中火最難下必因其閃而剪之如予家仁壑祖墳此挨金而剪火也楊柳山壇邊先叔右墳此挨土而剪火也蕩靄水龍勢滔滔而去但有勒轉即可因其形而截之如予家筌內祖妣墳因其生木而截之也胡坑先伯墳因其開金而截之也形竄穴到

穴硬直必乘其節目以扦騎其木脚如金牛山掛樹蛇形孑冢稍坑牛形是也天罡屬金山勢上聚宜下盖穴如周氏水西鍾形鈕穴是也孤曜屬土到穴溯急必須打開扦之窩金取水之類圖註所載詳矣然怪穴雖怪而實非怪皆龍穴真正砂水明白不然則非真穴下之且擬奇禍此又扦者所當謹也

策問

道莫尊於素王禮莫隆於釋奠太牢之祀肇於何人文聖之廟見於何世或封以公或封以王或封以帝果孰爲尊或以爲先師而配於聖或以爲先聖而配以賢何者爲定

齊於武成之祀其果班乎蹐以荆舒之配其果類乎舞佾由六而進於八籩豆由十而進於十二定於何時幸廟之贊加號之制果孰爲輕重乎或又以爲塑像非宜禮器弗稱顏曾孔孟之列祀末降戴焉王杜之從祀近濫此皆禮之微而義之精也諸生明當執籩豆駿奔走習其儀而不察其故可乎尚一陳之毋隱

擬人必於其倫稱情固有之矣過情抑豈鮮哉爲臣者有自擬周公有自擬西伯爲君者有自比舜禹有自比高光稱其臣者有擬諸孔明有擬諸子房諫其君者有比諸桀紂有比諸桓靈語人者有比諸子國類子有曰江左夷吾有

曰慕容之霍光司馬之曹操然有自比管樂有自許稷契者然歟否歟妄擬者或失之誇與善者或失之蔽然明者之知人君子之自知自有不可誣也能發史鍵而斧藻之乎觀人窮理之要也毋曰子貢方人夫我則不暇

理一也何者爲形體何者爲郛郭何者爲體事何者爲處物何以謂之合虛與氣何以謂之合性與知覺何以謂之公而以人體何以謂之無所爲而爲或命於德或命於氣或以爲未發或以爲已發博愛德愛之分彼長吾敬之別議之者盈庭而筆之者充棟諸士必涉其涯而泝其源矣能抉其異而會其同歟毋之毋畧

兵莫要於律有斬寵姬誅敗將有如山而不可撼者莫先於謀有絕濰水伏馬陵有垂薨入而出奇者莫難於料敵有壁野水渡而降李百越有策外水黃虎而擒焦縱莫難於制勝有飛矢以破火牛有用麻扎刀而敗拐子馬用衆者六十萬而攻荆楚用寡者三千人而取定襄久者頓兵遼東三月而不攻速者追宋金剛三日而不解甲又若糧盡而量沙兵寡而增竈乘雪而夜擒元濟宴賓而馳虜崑崙此皆兵機至神見於史冊者也肆我

國家有攻太原而走擴廓有破開元而擒皇孫有疊冰為橋而過納哈有飛砲渡河而收麓川此皆運籌畫敵慎雄武

論者也諸生博於古必能通於今願一陳之以觀

之策

知人惟帝難之夢卜旦選之風邈乎遠矣降而有薦其子者薦其姪者舉其讐舉其師者果能追古昔乎漢之得人見於班固之贊唐臣得失見於太宗王珪之傳又若孔明之水鑑仁傑之疏李古靈之薦劉司馬之爽然能詳其所稱之人乎禮云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況已欲達而不知人之達可乎願詳所以待問者得考觀焉

孔子沒而微言絕大醇小疵姑置勿論然而正誼明道釋道授業者未嘗無人果能升其堂乎又若主靜而立極願

事而沒寧約情而合中大公而順應有稱振古之豪傑有集諸儒之大成者果能入其室乎且夫西銘一書或信而或疑太極一也或同而或異然則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詩云高山仰止讀其書固不可不知其人然非[illegible][illegible]抑何以求其心乎願一闡之以繹亂絲之緒

色厲而內荏靜言而庸違知人之際誠哉其難矣故有非是有似是有先是後非有先非後是曲學而封侯歟後而作相盟聲卒誤天下深源何補於蒼生或擲金而從逆操或以捋戟而輔莽於莽或背洪而效忠於魏或依[illegible]而陳諫於唐至於宋之小人猶為難知或請斷[illegible]而釋繫囚或

請罷兵而撫蠻寇或明郊廟之災以謹天戒或毆巫覡之害以正人心此循人之難知者也能舉其人而言其故歟

毋泛毋畧

先儒論治諫取於納約自牖兵取於多多益辦養取於橫渠一鄉之言教取於師氏三德之說其詳可得而聞乎然載於史冊者有片言而悟主有三千而度漠有經義治事有均田世業能言其同異乎試參諸古今酌其可行者毋庸吏僕

學貴知要毫釐之差千里謬也力行何以謂之淺語主敬何以謂之無事博識何以謂之玩物窮理何以謂之遊騎

然則學如何而後可耶切問之將求反說約也毋爲枝蔓
學必造至精之地而後能明難明之理海所以鍾水也而
有潮焉月所以應日也而有食焉五星之所以順逆兩儀
之所以依附能詳其所以然乎有言觸之而傾有言縱橫
無常無已怪乎有當食而不食有當潮而不潮能徵其時
乎夫天道夫子所罕言也然先儒有論至六合之外又有
謂造化微妙言之而不厭何哉諸生淹貫之餘必有心得
願聞所以啓予者

隆古比屋其風遠矣降世有能行於家而化於鄉豈易得
乎徵諸史漢有萬石君之父子唐有鄭河東之羣從猶盛

者也又有九世同居而比屋旌其門十世同居而同
其家有適遼東而盜賊為之革有歸懷孟而異端為之化
彼猶何脩而致然耶迨於宋儒有著為家儀有達為鄉約
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能舉其詳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諸
生將對

大迂而陳王道此其發軔也尚毋忽

甚矣學之不可不講也子夏之後為莊周荀卿之後為李
斯果何說歟漢儒近似者三人疑若鮮矣然當塗之際有
著論言敬者典午之際有著箴言學者未始無人也而後
之大儒或能言誠意而遺致知或能尊德性而遺道問學

抑何故歟城門之軌九達之逵尚徹而言之以觀知幾之學

道之在天下與元氣流行儒者宜世守之漢有醇儒又曰大醇小疵唐之文僅原道一篇白虎弘文之選能舉其人而言其得失乎宋號吾道中興然儒者高蹈或詆其不近人情而深疾之集諸儒之大成者或目為亂人之首而舉劾彼獨何人而敢為是耶噫此謂之偽學而彼為宗師天理之在人心信乎其不可泯矣迨於斯今其不絕者亦僅如縷在北有曰河東夫子在南有曰敬齋先生其遺論著抑能論其世否乎噫圖於道而不知所謂道是果誰之

咎耶敵而不察者愚也棄而不由者不肖也忽而不求者
賢智之過也願詳其所聞而陳其志以寬憂治者之愛
書曰皇建其有極極之不建將如天下何哉然求之三代
而下蓋亦鮮矣以素服之舉而較之黄袍之加以靈武之
立而較之慶元之奉以麗華之寵而較之向氏之爭以承
乾之亂而較之元佐之疾以管鑰之任而較之鼎鐺之言
以山人之指而較之第一等人之對果孰得而孰失孰優
而孰劣乎願挈史牒而一陳之事貴乎核而理貴乎精毋
爲拔蔓
三代里選之風邈矣漢猶近古洛陽之年少可薦則薦晉

川之勸偶起而封侯其諸里選之緒乎中正廢而貢舉興唐稱龍虎榜宋稱張詠榜得人最多其主司則亦有能黜輕浮以崇雅道抑奇險以變士習能詳其人否乎唐制頗通間有出於人之所薦然文昌之薦卒爲宗閔之累則亦無怪乎宋法之嚴也自其通者言之則知楊璩之陋者或不能去自其嚴者言之則知李豸之賢者或不能舉況乎學校之政較之貢舉抑有不同茲欲介而不遺弘而不詭果何道而得中乎諸士將由斯而進願聞所以起予者

忠義國之元氣也漢初丁李胥無可採其全始終者僅蕭里薙露之敵迨至東都則李杜陳范有不可勝數者矣然

比管仲者卒之飲藥而死其故何耶唐興平原睢陽之節
壯矣迨其季年曾無一人抗隻手以障宋三之勢匪其罪
惠者僅克還山抑又何耶宋興作者尤多勤遭貶黜而乃
褒忠絜於懷沙表遺忠於諫議豈時無可取故耶究而論
之作於前者莫加於首陽繼之者莫優於信國若我
國家則靖難之初抗義覆族抑豈無其人耶諸士子學孔
孟而志仁義試徵諸古以觀窮養達施之志
讀史者漢唐宋之外幾不過目豈春秋徵顯闡幽之義乎
故有舉賢相而取燕誅強臣而威齊者可謂有才有文布
素而興禮樂有不立后而稱小堯舜者可謂有德能舉其

君臣而詳其得失乎春秋之義夷狄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於是責之詳而求之備殆不可以其微而忽之也願一陳之毋泛毋畧

禮莫大於復古然稽之史傳漢之綿蕝唐之破陳其果古乎濫井田而制王田假泉府而立均輸其果非古乎而非者治是者亂何耶亂者亂矣而劣者得優者失又何耶學所以窮理試一陳之以觀所以復古之術

君子小人如晝夜之相反然君子之勝小人也寡而小人之勝君子也多故有爲檄相府以責弄臣埋輪都亭以劾外戚者其勢未必行有緣傳舊恩召致廷尉善善同清身

啗大戮者勢亦爲之亟求其揚于王廷抜諸四裔蓋亦鮮矣若牛李之相傾洛蜀之相訾吾又不知果小人之攻乎抑君子之攻也陽城之沮延齡或者以爲激王曾之去丁謂或者以爲詭茲欲不詭不激酌之以大中必有其道願詳往事而折衷之以紓當道者之所憂

將相之名昉於何時稽之古虞命九官周分六職將相之名未之聞也然或以司徒爲相或以冢宰爲相又或以太師爲相果何說歟漢初明畫一者不免下獄申兵法者不免誅夷降及中世以吏事責三公而寇鄧之賢舉廢而不用功烈之卑無怪乎其然矣迨至於唐乃有以人主而兼

行將相之事然則萊深英衛果無足用耶朱維文德有餘武功不競然司盟金匱而終渝之固不若授劒除殘勾當江南者之爲優也抑求其最殆元祐之執政東京之留守乎我

國家復治隆古有謀謨艱難爲文臣之冠有戡定區宇爲武臣之英者雖伊呂復作豈多讓哉諸君股肱古今仰前休之日久矣願一陳之以觀待對之志

國家攘胡元以奠寰宇故兵制重外而輕內然夷狄之外侵僅十之二三盜賊之內訌恒十之八九漢唐秦隋新元之季具可睹已弭之之方則守令必先於綏懷君渤海之

解其牛犢廣陵之卜其田宅是已將帥必專於戡定若朝
歌長之三科募士張須陁之伏兵據營是已將帥嚴矣然
制詭命法官吏捕不滿品者必罪而盜賊滋多許相斬除
罪官吏惟蔽匿者罪之而盜賊遂息其故何耶或又謂其
本不在是故有欲去五管濶租稅有欲赦黨人誅貪濁者
可得聞其說乎夫螟螣去而後嘉禾可立苟徒曰文翰而
已非所謂急先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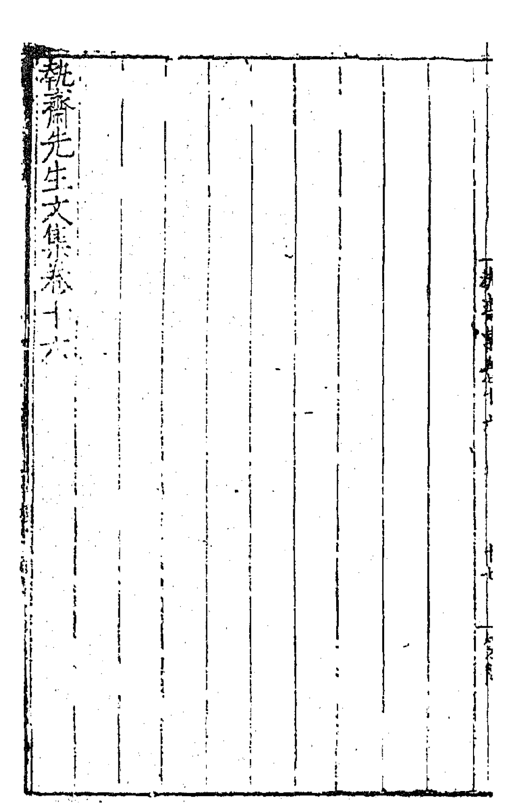
親藩世胄所以崇本支而酬功緒也粤在古初四嶽周召
之後有可徵矣然成周之盛五叔無官虞唐之際四凶是
弃降是磐石之宗帶礪之盟非不固也然卒不免於分削

誅夷何耶自是而後以親藩言之則魏失之弱晉失之強以世胄言之則唐失之鮮宋失之濫可得而詳其故歟以其人言之則前有河間後有東平而淮南之謀亦不能免唐有西平之世將兼有中國之世相而侂胄之奸亦不能無能詳其實乎丹書遠矣素書不傳然有識之士亦嘗不憾憤懣而陳忠懇乎故有新說有昌言有政論有罪言有中說有本論有鹽鐵議有封建論有王道書有徙戎論有備邊策或敢言於廟堂之上或求志於山林之下皆學者所當考也能究人之賢否而斷其言之得失乎願一陳之以觀博雅之學

古之人所以當大任者豈有他哉遇有它者不失其幾
之度徵東山者不失其几几之安後世不過資質之美才
識之明氣度之宏而已故有少文而制呂須之命有多疾
而稱劉安之謀有飲博歡譁而摧趯凛之鋒有觧衣置酒
而折完顏之勢有窮侈極欲而人不非之有貌不踰中人
而威望遠達彼將何脩而致然耶亦有事同而效殊者均
一坦懷也或失之郭循或得之李祐均一推懷也或以折
衆而成功或以空緘而敗事能探其所以而本之道歟夫
鑑古所以範今求志所以達道毋徒談詁記誦而已也
自靖之義著于壁經義形於色書于魯史昭乎若揭日月

而上沛乎若挽江河而下也降是精微之際蓋不能無可
議焉二賢相抱誅者誅矣然髡鉗者豈詎賢乎對鳥爲鷸
固可誅矣然守河東而不終能不愧其妻乎服義趙貞淮
南拒宋其事同也而書法不同能詳其說乎我朝龍興之
初有歸隱青田膺聘而起有留守燕京慟哭而死靖難之
初有獻冊以濟有噴血以罵者果孰是而孰非乎傳曰爲
臣死忠精微之際尤學者所當講也頗詳陳之毋隱
聖賢用心之極淵乎精矣後世事變糾紛若伍員之於父
趙昴之於子荀道將之於弟堯君素之於妻徐庶趙苞之
於母左儒鄭寄之於友通於此或窒於彼果若何而盡善

乎諸君窮理有素盤錯之間必迎刃而解愿聞用心之所以極者



執齋先生文集卷十六